

18 34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七八年·长沙

编 辑 凡 例

一、本刊编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史料工作的开展。所选载的资料，大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一定范围内作内部发行，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有关部门的参考。

二、本刊选载的资料，包括从戊戌变法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刊选载的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四、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复 刊 词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总理发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闭幕以后，周总理在招待六十岁以上委员的茶会上提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从一九五九年起，各方面人士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写成各种体裁的资料，为我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政协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把收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等资料，列为政协主要进行的工作之一，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根据周总理的号召和指示，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从一九六〇年起，建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积极开展史料征集工作，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共收到各种类型的史料稿件两千多篇，约一千万字；编印了《湖南文史资料》九辑，在内部发行。由于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历史研究的需要和可以发掘的潜力看，过去征得的资料，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为了进一步推动史料征集工作更广泛地开展，促进近代现代史、革命史的研究，我们决定继续编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仍在一定范围内作内部

发行，供历史研究部门和有关方面参考。

根据政协新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过去工作的经验，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存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搜集、整理、研究和编写文史资料。为使资料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史实和人物等情况，要着重征集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提倡百家争鸣；发现事实有出入的资料，要向有关人员请教，或作必要的调查访问和集体研究。我们殷切希望具有丰富阅历的革命老同志和各界爱国人士，踊跃撰写史料，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同时，希望史学界同志们随时给以帮助和指导，使我们的工作做得较好一些。

当前，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形势发展很快很好，革命团结进一步加强。让我们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发挥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 and 作用，更好地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目 录

复 刊 词

- 黄花岗起义亲历记……………黄一欧 (1)
- 回忆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周武彝 (11)
- 回忆孙中山先生……………肖仲祁 (20)
- 清末留东回忆……………郭之奇 (23)
- 辛亥革命杂忆……………黄一欧 (26)
- 辛亥时期的片断回忆……………李 裕 (52)
- 辛亥革命史事拾零……………刘 苾 (55)
- 记《血泪书》案与《俚语日报》被封……………马文义 (58)
- 辛亥革命前的女子教育……………许佩琅 (60)
- 宜章辛亥起义回忆……………彭 侃 (65)
- 辛亥衡阳光复经过……………屈子健 (70)
- 郴州辛亥革命始末……………李大梁 (73)
- 回忆辛亥革命前后的醴陵……………李味农 (74)
- 湘潭辛亥革命二三事……………马文仁 (76)
- 辛亥岳州光复见闻……………廖莘耕 (79)
- 辛亥革命后的湘西……………戴季韬 (83)

黄克强游美休养见闻·····	黎照寰(86)
蔡锷轶事·····	杨思义(92)
蔡松坡在日本·····	陈新宪(94)
记宋教仁·····	陈懋涛(96)
关于祖父宋教仁的几件事·····	宋奇璋(101)
○我所知道的谭人凤·····	邹协勋(104)
○禹之谟革命事迹补述·····	宁纯宦(114)
记蒋翊武之死·····	万武(117)
仇亮事迹·····	胡达(119)
回忆我的父亲刘揆一·····	刘安鼎(122)
龙璋事略·····	龙伯坚(131)
回忆我的父亲陈强·····	陈克难(134)
谭延闿的生平·····	阎幼甫(139)
 孙中山、黄兴来往书信·····	 (151)
黄兴诗、词、联选·····	(161)
凌容众东游日记·····	(171)
陈嘉会日记摘抄·····	(177)
 湖南辛亥革命书录·····	 刘志盛(192)

编 后 记

黄花岗起义亲历记

黄 一 欧

(一)新军起义失败

辛亥（一九一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集中全力，拼死决战，不计成败利钝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筹备最久，影响也最深远。

在这之前，一九一〇年农历春节，广州新军起义。因事前缺乏周密准备，临时发动，孤立无援，结果归于失败，倪映典等不幸牺牲了。这次新军起义，是由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的。先君克强先生于春节前不久自东京到香港，加强对南方支部的领导，主持起义筹备工作。到港后，发现人力、物力都很欠缺，于是写信给在东京的宫崎寅藏，告以革命军不日大起，人材缺乏，请他赶快召集各种军事人才（我猜想先君指的是日本退伍军人）前往香港助援。信中并要宫崎寅藏通知我先期去港，准备参加起义。我那时正在东京东斌学校学习，得到宫崎寅藏转告先君来信后，立即同定平伍一（日本退职炮兵大尉）一道束装启程。临走时，带去宫崎寅藏给先君的复信。记得到香港已是春节过后，新军起义以失败告终，在香港呆了个把月，空跑一趟，无所作为。先君看到这一情况，要我暂回东京等待时机。临行前，交我一封给宫崎寅藏的信，谈到新军起义致败的经过。并说今后人心更加奋发，

一有机会，即再举动，可望成功。

我在香港逗留期间，曾听到先君以及其他人士谈起这次新军起义致败的经过：原先，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发展组织很顺利，士兵群众的反清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同盟会还派人去惠州运动会党响应起义。又策动广州附近的民军准备入城支援，在巡防营旧军里面也做了工作。南方支部估计大举起义的时机已到。于是一面打电报给在美国的中山先生，请他赶快筹款接济；一面电邀先君和赵声等来港主持一切。不料在农历除夕晚上，有两名新军士兵到广州城隍庙前一家刻字店刻印名片，与店主发生口角。过路巡警出面干涉，新军不听，军警相互殴打，巡警吹警笛集众，抓走新军拘留于警署，新军包围警署要人，冲突愈演愈烈。局面十分严重。倪映典匆忙去香港和先君、赵声商量，决定提前起义。当他于庚戌正月初二从香港回到广州的时候，清廷调动水师和巡防营，计划镇压新军，新军士兵也磨拳擦掌准备干起来，倪映典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只好挺身而出领导起义，不幸在战斗中中弹阵亡，一时指挥无人，又无后援，就仓皇败退了。先君对这次起义失败感到痛心，但并不灰心，在谈话中常对同志说：“不要紧，慢慢细细再来！”

(二) 檳榔嶼会议与香港统筹部

新军起义失败后，中山先生在美国接连发电报、写信给先君，提议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四月初五，先君在致中山先生信中，陈述选择广州再次发难的具体意见。十月间，中山先生在英属檳榔嶼召开秘密会议，先君应召由香港赴会，到会的还有赵声、邓泽如、孙眉以及南洋群岛各地和国内东南各省的代表。会上，决定积极筹募巨款，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并计划占领广州后，

山先君率一军出湖南，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这是因为考虑到先君过去在湖南创办华兴会，有些群众基础；赵声曾任江宁督练公所参谋官、三十三标标统，与新军感情融洽，时机一到，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事可大定。槟榔屿会议在中山先生亲自主持下召开，可算是黄花岗起义的前奏。会后，先君同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群岛各埠华侨中募款，年底回到香港，在跑马地三十五号成立统筹部，先君任部长，赵声付之，统筹部分设调度、储备、交通、秘书、编辑、出纳、调查、总务八课，课设课长，并分派专人去广州发动新军、巡防营及警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豪杰。

香港统筹部成立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活动顿见活跃。起义需要储备军火，而华侨捐款已陆续寄到，有了买军火的钱，于是，统筹部派遣同志出去购运枪支弹药。在当时情况下，采购军火不容易，买到手后秘密运到香港更困难。辛亥年春，我仍在东京东斌学校读书，寄居宫崎寅藏家里，也参与了购运军火的活动。约在农历正月底，通过宫崎寅藏的内弟前田九二四郎的介绍，向日本人仓地铃吉买到一批枪弹；买到之后又要我负责运往香港。我冒充宫崎龙介（宫崎寅藏长子），穿的和服，讲一口日语，同住在宫崎家里的日本浪人尾井一郎一道，将几十支手枪和万多发子弹装在四口皮箱内，搭一艘外国邮船运到香港，交给了统筹部。这个冒充日本人化名运军火的主意，是前田九二四郎想出来而为宫崎寅藏所认可的。在香港替统筹部接收这批军火的，是广东人阿雷，矮小个子，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

我在统筹部见到了先君，他见这批枪弹平安运到了，很是高兴。统筹部租的房子，是一栋两层的公馆式房屋，我当晚就住在这里，同先君谈到深夜。他问到我在东京的读书和生活情况，同

盟会东京本部的活动，以及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日本朋友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在统筹部住了几天，先君要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房子在山腰中间，要坐吊车上，具体地名记不起了）。因为统筹部忙于策划起义，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他们有的是来参加发难的“选锋”（敢死队），有的运送枪支弹药，也有领捐册送捐款的，统筹部各课人员，并没有都住在机关内，但是每天来找先君研究问题的却不少。外来人员中以福建人居多，湖南人也不少，我碰见过李燮和、谭人凤等多人，李燮和那时在荷属帮甲岛以教书为掩护，搞光复会的活动，同他一起来港的还有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等。

当时，在香港本地买军火是比较困难的，英国人深怕推翻它的殖民地政府，查得很严。为筹备起义而购买武器，主要来源靠日本。有一次，统筹部分配我同阿雷去接应一批军火上岸，这批军火是湖南留日学生周来苏押运来的。我们乘汽艇出海，靠拢周所乘的海轮美国总统号，好不容易在船上找到了他。周来苏十分尴尬地细声告诉我，一百多支手枪和几千发子弹，都被他丢到海里去了，身边一无所有。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香港是个自由港，不征入口税，轮船靠岸向不检查行李。有一天，洪承点看到上海金山船到港时却经过检查，他马上报告先君，先君便通知在东京发付军火的吴永珊（玉章）注意。吴于是派人赶到神户去，把周的船票换为头等仓位，因为头等仓的旅客不检查行李，而军火都是装作行李运送的。谁知周来苏胆小如鼠，怕得要死，在途中竟把所运的枪弹全部丢到海中。先君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气愤，埋怨周来苏太不沉着了。周来苏从此得到一个“周丢海”的绰号，在党人中声名狼藉，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什么作为。

另外还接运过两次军火。一次是王子骞、陈可钧、曾宝森三

人，乘坐一艘德国的大海轮，从日本押运一批军火到了香港。统筹部得讯后，派我和洪承点乘小火轮去接。王子骞等把军火交给我们，平安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他们在统筹部见了先君，要求留下来参加起义。先君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后因一再改期发难，没有来得及赶上参加。王子骞是四川人，说得一口纯熟的日本话。事有凑巧，辛亥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先锋队（一称沪军），洪承点和我任正、付司令，王子骞在司令部任一等参谋。另一次是同赵声之弟赵光（绰号“赵三麻子”）去接运上岸的，没有发生问题。

（三）在巡警教练所

我在香港呆了二十来天，有一天，党人龚敬夫从他的亲戚那里打听到巡警教练所有几名缺额可补，先君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进去以后，既可以借巡警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做些发难必需的准备工作，又可以联络同志，发展组织，团结爱国志士，一旦发难，可为内应。于是决定，派我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四个人去广州应考。我们四个人中，以陈方度的年岁较大，阅历较深。先君在我们动身去广州时当面交代：此去关系将来起义前途。一要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扩大影响；二要听从陈方度的调度，四个人步骤一致，不要各搞一套，把力量分散了。我们到达广州后，马上去报名应考，可能是由于我在东京受过一些体育训练，陈方度他们在荷属南洋中华学校当教员，都有些基础知识，结果都考取了。但是巡警教练所规定新学员进所要有保证人，我们一时又找不到适合的人作保，延至三月初，才由周达夫（同盟会员，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张通典（湘乡人，时任广东省巡警道衙门文案师爷，后在南京临时总统府任秘书）作保证人，办好进所手续。他们每人保两个人，周达夫担保我和

胡国梁，因为胡也是湘阴人；张通典担保陈方度、柳聘农，因为陈是湘乡人。

当时教练所有学员两百多人，分编两个队。我和柳聘农编在第一队，队官林某，广东人；陈方度、胡国梁编在第二队。学员每人发给步枪一支，有的是毛瑟枪，也有汉阳造，种类很杂。最初每人发子弹二十排，计一百发，自温生财刺毙孚琦事件发生后，外间风声很紧，巡警道衙门下令收缴子弹，开始缴八十发，留二十发，后来连这二十发也收去了，只有队官平日信得过的极少数人，每人留五发子弹，准备应付非常事变。

我们进了教练所，最初感到陌生，慢慢就和同学们搞熟了，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同学中间暗地进行关于反清革命的宣传工作，有时还送些同盟会的宣传革命的书报给同学们，一篇到手，竞相传阅，很能收些潜移默化之效；二是替在广州设立的秘密机关运输枪支弹药。当时为起义而临时设立的秘密机关有三十多处，我们身穿巡警制服，手夹包袱，包袱内藏着手枪和子弹，送到指定的秘密机关。农历三月间的广州，气候已很暖和，我们夹着沉重的包袱，提心吊胆地穿街过巷，送到目的地常常是满身大汗了。虽然大家都是初到广州，语言难懂，路途不熟，因有本地人作向导，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

这次广州起义，最初计划分十路进攻，临时改为四路，其中第三路是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就是考虑到有我们在，可以内应外合，配合行动。

(四)三月二十九之役

辛亥三月初十，统筹部在香港跑马地召开重要会议，会议认为，人力物力大致准备就绪，起义时机已经成熟，预定十五日在

广州发难，推举赵声与先君为发难的正、付总指挥。后因美洲及荷属南洋募款未到齐，温生财刺毙孚琦后广州清军戒备森严，想等他们防备稍松；加之周来苏运枪弹出了问题；等等原因，不能如期发难，决定展期到二十九。二十五日，先君从香港动身到广州，临走前，给南洋华侨同志邓泽如和李源水等分别写了绝笔书。致邓泽如书云，“事冗，未获时通音问，罪甚罪甚。本日亲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致李源水等四人书云：“事冗，无暇通候，罪过罪过。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两书落款处盖的两颗印章是“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和“灭此朝食”。到广州后，设秘密机关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将原定的十路进攻计划改为四路，以适应新的情况。规定我们在教练所内组织力量，策应陈炯明的进攻。先君向陈方度作了交代，并每人发给手枪一支，以便举事。

二十九这天上午，陈方度去机关部有所接洽；午后两点，我们一起去见所长夏寿华（号恩痛，益阳人），陈方度对他讲了几句客套，就大谈反清革命的道理，并把手枪显出来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钟就要发难了”。夏寿华闻变不惊，态度从容，他对我们说了一番同情革命的话，并吩咐当差的去弄几碟下酒的菜，硬要留我们喝一杯酒。这时候，陈方度对我使个眼色，叫我跟着当差的到厨房里去，我马上领会到他的意思：出厨房后门不远就是巡警道衙门，如果当差的出去告密，那就性命难保了。等到下酒的菜肴准备好了，送到夏寿华的签押房，我们有克制地喝了一点酒，就赶往机关部听取最后指示，以便相机行动。我们一进机关部，就看到挤满了人，先君正在发布号令，人人整装待发，他没有和我们多讲什么话，只交代要赶快回到所里去，准备响应起义。于是，我们二话没说，又匆忙跑回教练所，等待陈炯

明带人从外面进攻，我们作内应，一举占领之。我们在五点过后回到教练所，许久不见动静。大家心里干着急，但是势单力薄，又不敢随便轻举妄动，怕因小失大，影响全局。看看天色已晚，外面仍无动静，大家非常失望，感到怀疑、震惊。后来才知道，陈炯明对这次大举起义缺乏信心，认为攻打教练所必然失败，即全局也难成功。他不想如期行动，主张改期发难。当天下午，他告诉谭人凤，只集合了七八十人，并说先君掌握的人数也不满百，胡毅生、姚雨平都没准备好，绝不可贸然发动。他极力怂恿谭去小东营劝阻先君，谭人凤到小东营机关部，见劝阻不成，整装向先君要枪，先君给枪一支，他误触枪机走了火，先君连声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随即派人护送谭回陈炯明的住处。谭人凤回到陈的住处，只见有人拿着锁准备锁门，原来陈炯明在临起义时背信弃义，作了可耻的逃兵。熊克武后来回忆说，他在这天下午进南门时，遇见陈炯明匆匆地出城，还以为陈是负有特别任务出去的呢。

这次广州起义，临时由原定的十路改为四路进攻，结果姚雨平在枪支短缺的情况下故意要枪五百支，存心刁难先君，起义发动后又藏着不敢出来；陈炯明担任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负责守大南门，他们都于起义前逃出了广州城。先君当时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带了几十个人直攻督署，孤军冒险前进，最后招致失败，牺牲惨重，丛葬于黄花岗的革命先烈，有姓名可考的就有七十二人（据近人考证，已有八十余人）。

起义的当天晚上，城门被清兵及巡警关闭，任何人不准出城，路上行人绝迹，军警挨户搜查革命党人，见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揪住盘问，特别对没有辫子的和操外省口音的，盘查得更严。外间谣言，张鸣岐悬赏捉拿没辫子的革命党，每个赏洋五百元。但懋

辛、熊克武等几个四川同志，跟俞云纪一道，从后门进攻总督衙门，失败后逃到城墙边芦苇丛中，第二天天亮时被巡逻清兵逮住了。但懋辛没有辫子，断定他是革命党，被关下狱，押解回籍，直到武昌起义后方释放出来。熊克武因还留有辫子，在老百姓的掩护下脱险了。

我在这次起义失败后的混乱中，只身跑到西关的周达夫家里躲起来。其时街上有巡逻队，在西关还驻扎有商团，他们是站在军警一边的。我头上没有辫子，又不能讲广东话，实在危险得很。因此，过了三四天戒严稍松时，便跑到香港去了。到香港后，住在湾仔日本医生三崎家里。这时向同志中打听，才知道先君已经先到两三天，并已动了手术，正在养伤。我找到了先君，父子相逢，死里逃生，真有隔世之感。先君当时的情绪很消沉，很少说话，也不愿见客，对这次起义损失惨重感到非常痛心。

关于广州三二九之役，有许多人写过回忆录，我看过的不多。最近从解放后出版的一本辛亥革命资料上，看到了胡国梁过去所写的《辛亥广州起义别纪》一文，觉得他有些叙述，跟事实大有出入。如谈到进巡警教练所当学员的，只有他和我以及柳聘农，竟没有提到一起进去的陈方度。陈是起骨干作用的局中人，而在胡国梁笔下却变成了向我们通风报信的局外人了。当天下午预定发难的关键时刻，我们四个人都在巡警教练所，一起去见夏寿华，一起去小东营机关部，又一起跑回来等待陈炯明的进攻，而在这篇文章中，胡国梁却说，“黄克强带领了我和林时爽等这些同志一直向制台衙门冲入”。举这两个例子，可概其余。胡国梁还说起义失败后张鸣岐曾悬赏一万元捉拿他，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从他当时的地位和起义中的表现看，张鸣岐不会出这么高的赏格，这是可以情理推测的。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在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他们的鲜血是没有白流的。这次起义，震撼了清朝的统治基础，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爆发了武昌起义，各省先后反正，从而结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封建统治。辛亥秋，先君填了《蝶恋花》词一首，表达他对黄花岗诸烈士的深切怀念。

六十七年前的黄花岗起义，事败垂成；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才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回忆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

周 武 彝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九）爆发的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中最后的一次，是以新军为主力发动起义，一举成功的。这次起义爆发，隔黄花岗起义不到半年，是辛亥革命全面爆发的火炬，写下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今年是武昌起义六十七周年。作为当年参与起义的一名战士，我愿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写述出来。

一、武昌起义前陆军中学的动态

一九〇七年，清廷陆军部通令各省设立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小学堂的校址在武昌阅马厂紫阳湖边。按照清廷陆军部规定，陆军小学每期招收学生一百二十人，学习时间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中学。最初与湖北陆军小学同时存在的，还有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这所陆小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从驻湖北新军中挑选优秀士兵入学的。除步科外，并附设测绘、军医等班。湖北原打算从这所陆小的毕业生中择优选进陆军中学。后因陆军部批驳不准，只好另办一所陆军小学堂，招收普通文学堂学生入学。而将原有的这所陆小加上“特别”二字，称为湖北特别陆军小学堂，与新办的湖北陆军小学堂同时并存（不久停办）。陆军特别小学的